

江河的起点

白 渔

《又一村》丛书

ANG HE DE QI DIAN
JIANG HE DE QI DIAN

I 227 1056198

< 673 >

江河的起点

白
渔

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

徐州学院图书馆



22225618

(陕)新登字 004 号

又一村丛书

江河的起点

白 渔

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7.75 印张 2 插页 179 千字

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425

ISBN 7—5419—3506—9/I·161

定价: 4.20 元

1056198

书 前 小 语

陈绪万

两辑计 22 册《又一村》丛书相继问世之后，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令人兴奋的轰动效应。京华文坛轰传道：“北京有个亚运村，陕西有个‘又一村’！”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著文曰：“‘又一村’给文坛带来了和煦的春风！”除广播、电视予丛书以青睐外，《光明日报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中国图书评论》、《博览群书》、《陕西日报》等中央、地方数十家报刊，皆从不同角度给丛书以充分的肯定和评价。

我们衷心感谢辛劳在第一线上的广大书店同志对丛书的支持！

我们由衷地感谢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对丛书的厚爱！

我们亦诚挚地感谢电台、报刊和评论家对丛书的支持并佩服他们“识荆”的眼光！

毋庸置疑，丛书除其艺术价值之外，不可忽视的是其思想价值的效应。不妨从众多的读者来信中摘录几个片段——

“感谢您——《又一村》丛书的著者和编辑，是你们给予了我自尊、自信和自爱，点燃了我的理想之火。我将从泥沼中走出，踏上新的坦途，用自己的汗水灌溉出一片新绿……”

“《又一村》用它艺术之手，打开了我心灵的窗户，从而在我面前展现出一个广阔的世界，使我看到了美好的明天和未来。”

“久违了，文学，真正的文学！现在我案头上再不是乌七

八糟的东西了，而代替它的是“柳暗花明”，是齐齐整整的《又一村》丛书。……如今，我的居室是这么明亮，空气是这么清新。”

从书信浓郁的抒情笔调来看，多是出自爱好文学的青少年之手。读了这样的来信，我们激动、欣慰，然而感到肩头沉重。由此，我们深深地意识到，编辑不仅在为他人作嫁衣，而且，对于广大读者，更是用和风细雨般的话语谈心的挚友，用甘露滋润干涸心田的园丁，用燭火照亮坦途的向导。

丛书已出22册，也算可观，加之出版社性质限制，本应刹车，但由于各方面的热情呼吁，只好出到40册，算个整数。此次推出的《梦楼小品》、《野山随笔》、《淡淡的却难忘》、《冬天的问候》等18部作品，从体裁看一如既往，有小说、有散文、有随笔、有小品、有杂感、有诗歌……。内容亦甚驳杂：山川、名胜、乡情、野趣、博物、掌故、艺海踪影、稗官野史等等，应有尽有，真可谓大拼盘也。

说到“拼盘”，似有贬意，然而它在各种筵席中，却是“第一道”。这令笔者又想到30年代俞平伯先生的《杂拌儿》来，所谓“杂拌儿”，正取“拼盘”之意，也唯其“杂”，方适合各类读者口味，故俞先生的《杂拌儿》一版再版，名重一时。另外，王云五先生主编的《万有文库》丛书不是也很杂么，但生命力很强，却也传了下来。想到这些，我们心里也就踏实了。

溢美之词说得太多了，实际上丛书也并非尽善尽美，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。丛书的全体编辑，准备总结总结，同时欢迎广大读者和同行们批评指正，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，更细些，更令人满意些，以实现我们的初衷——“《又一村》，亮出了一个新境界；《又一村》，展现出一片新天地！”

长江、黄河的子孙——我同根同种的
父老兄弟姊妹们，你到过长江、黄河之源吗？
我们的祖先就是从这里来的！

——作者

目 录

黄 河 源

约古宗列感受·····	(1)
这里有绿的遥远记忆——远眺南宗·····	(4)
华夏之魂——题河源碑·····	(6)
星宿海·····	(8)
晨风从净瓶里洒出·····	(10)
各姿各雅源泉·····	(11)
扎陵湖岛上的白唇鹿·····	(13)
河源的呼唤·····	(15)
夜，高原冥想·····	(17)
自然·····	(19)
河源月·····	(20)
书声撞响石壁·····	(22)
湖底春·····	(23)
黄河第一城·····	(25)
寻找玛仙鹤·····	(27)
天籁·····	(29)
二牛抬杠·····	(31)
悠悠·····	(32)
远牧·····	(33)
索居的岁月·····	(35)

短夏·····	(36)
问昆仑·····	(37)
鄂陵湖口·····	(39)
河源第一桥·····	(40)
玛曲盆地·····	(42)
牛毛帐篷·····	(43)
告诉我，雪上翠·····	(44)
古泉饮·····	(46)
雪山对格桑花说·····	(48)
没污染的雪山——致阿尼玛卿空白区·····	(50)
晚眺·····	(52)
我们都是它的花果·····	(53)
听热芭歌唱·····	(55)
火绒草·····	(57)
点地梅·····	(58)
半边柳·····	(59)
孤雁·····	(60)
孵鹰台·····	(62)
蓝天下·····	(64)
揖别母亲湖·····	(66)
扎陵湖遐想·····	(68)
黄河，源头是清澈的·····	(69)
天葬台·····	(70)
黄河古渡·····	(72)
尼姑庵听经·····	(74)
牧人的口哨·····	(75)
高原玫瑰·····	(76)
黄河情·····	(78)
青海湖的水·····	(80)

月下驼铃·····	(82)
编发辮·····	(83)
牧女的拉伊·····	(85)
石羊·····	(86)
雪线蝇·····	(87)
我随曙色走进森林·····	(89)
喇嘛寺偶拾·····	(90)
岩缝间的索取·····	(92)
花儿和美酒·····	(94)
赠赶毛驴的巴郎·····	(95)
馒头花·····	(96)
屋顶花园——撒拉族风情之一·····	(97)
鹰铃儿响——撒拉族风情之二·····	(98)
倒淌河·····	(100)
日月山古意·····	(102)
鸟岛·····	(104)

长 江 源

格拉丹冬·····	(109)
巨川的挣扎·····	(111)
江河之系·····	(113)
离海很远·····	(114)
江源的传说·····	(115)
江的辨识·····	(116)
可可西里一瞥·····	(117)
季节的废墟·····	(119)
意义·····	(121)
这里不长树·····	(122)

冰川·····	(123)
雪霁·····	(124)
灵境·····	(126)
无形的等号——高山反应感怀·····	(127)
旋风·····	(129)
清冷, 清冷·····	(130)
面对世纪之末·····	(132)
恪守者·····	(133)
现状·····	(134)
一种符号·····	(135)
最好是·····	(136)
冰大坂·····	(137)
深刻·····	(138)
春在雪线·····	(139)
江源的风·····	(141)
射·····	(142)
我希望有另一种结晶——长江源盐场偶拾·····	(143)
势态·····	(145)
雪城·····	(146)
珠牡泉·····	(147)
吊漂流队员之死·····	(149)
旷野·····	(151)
无人区·····	(153)
地震·····	(154)
有的山死了·····	(155)
香达听雷——位于江源地段的香达, 几乎每天打雷。 ·····	(156)
人说·····	(158)
送行酒弹洒过了·····	(159)

久治的雨·····	(161)
竟能藏住这样的画卷·····	(163)
奇观·····	(165)
背水西毛·····	(166)
戈壁的天·····	(167)
战士和骆驼草·····	(168)
戈壁云·····	(170)
盐花·····	(172)
风范——昆仑速描·····	(174)
白鹤扇动悠闲·····	(175)
沙漠三题·····	(177)
花满原野·····	(179)
为大漠争辩·····	(180)
山雀·····	(182)
短尾鼠·····	(183)
长江源的花·····	(184)
倔柏·····	(186)
早发·····	(188)
脚印·····	(189)
酒壶的秘密·····	(190)
和狼谈心·····	(192)
赠巴桑卓玛·····	(193)
祁连山背着褡裢·····	(195)
倾听·····	(197)
女儿国旧址·····	(198)
孤苦鸟·····	(199)
墓前——给一位石油工人的妻子·····	(201)
江源潮路·····	(202)
风光源·····	(203)

回城·····	(204)
回南方·····	(206)
故乡·····	(208)
采棉人·····	(209)
戈壁的鸟·····	(211)
水的自白·····	(212)
隆宝湖净界·····	(214)
觅诗有感·····	(215)
三月，我走向大漠·····	(216)
雪·····	(221)
第一朵雪莲——一个婴儿在雪线上降生·····	(222)
公路之母·····	(224)
信后附言·····	(226)
桦柳诗笺·····	(228)
在哈萨克族毡房·····	(230)
长河之悟·····	(231)
后记·····	(235)

黄 河 源

黄河之水天上来

——唐·李白



约古宗列*感受

蓝得不能再蓝的天
白得不能再白的云
静得不能再静的旷野
浓酽的痴情，连感官也凝滞了
每一个细胞，每一根神经
都因过度的兴奋而颤动

似有肃穆的晚钟，从远处
轻轻地，轻轻地飘来
在心灵中回旋，拭净尘垢
似有虔城的香烟，从近旁
袅袅地，袅袅地升起
熏透了我的肉体 and 灵魂

呵！生育伟大母亲之盆
我多想喊，却不敢喊，不忍心喊
怕搅扰了这升华一切的净界
我与万物都融会于你的博大沉雄……

1986年7月 玛多

* 约古宗列盆地，黄河的发祥地。

这里有绿的遥远记忆

——远眺南宗*

本该是巍峨地拱起蓝天
撑开层层翠绿
眼下，你在河源万山丛中
却小得象一个乳峰

一丝绿意
在洪荒里初萌

南宗，黄河遥远遥远的记忆
南宗，黄河生命之胚芽

我想那第一片青苔附着岩壁
第一点绿芽绽出冰碛石缝
远比今天涌起一座碧海艰难

虽不见第一缕春风怎样从这儿拂起
第一声鸟音怎样飘起圆润
然而，没有这渺小的第一缕
又怎能展开万里葱茏？
没有这微弱的第一声
生命的历史又怎能向悠远起步？

多谢了！南宗
为生命的母素基因
储存着它原始记录

沉甸甸，一部教科书……

1986年7月 南宗

1987年9月 改于西安



* 宗：藏语，山。